

岁尽奇寒春乃近

张猛

年终岁尾,就想起我奶奶曾挂在嘴边的那句顺口溜:“三九四九,打骂不走。”说这话时,她也许忙着什么,也许坐在火盆前,叨着那根已经叨了几十年的又细又长的烟袋,好像在和谁说话,又像自言自语。

从前,小年一过,大姑家七妹总不厌其烦念叨一套噓:“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去拜年。”长大了才知道这叫“忙年歌”,地域不同,歌词也不同。

一进腊月,整个祁家窝棚都在忙。杀猪的杀猪,宰羊的宰羊,鸡鸭鹅也纷纷成了几天后桌上的一盘儿菜。我爷爷则蹬着自行车,驮我去十二里地外的镇上置办年货。在一条没有名字的小街上,买过年用的零碎东西,对联、年画、鞭炮、冻梨,以及一年才能吃到一次的带鱼……

我爷爷推着自行车走来走去,

和站在冰天雪地里的人讨价还价,嘴里都冒着白气。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东张西望,好像一切都与我不无关。

年画挂在路边阔大的供销社里,一根绳子从这边拉到那边,上面都是花花绿绿的画。仰头才能看见,看见也不懂,都是我爷挑,我就跟着他。有一年,他买的东西实在太多,对联福字没处放,就卷起来,插在前面帽沿里,像突然长出的角。我斜坐在自行车前面大梁上,不时回头,笑了一道。

许多年前,祁家窝棚家家户户还要做同一件事——扫棚糊墙。大多用报纸,一层压一层,像连绵不绝的岁月。里面湿乎乎的糨子痕迹依稀可见,等干了,屋里立刻亮堂起来,清清白白,就像换了人家。

在那没有手机电视也稀少的时代,孩子们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到新糊的墙上找字。大大小小的字,认识不认识的,边找边看,一个词,一句话,一则消息,一段文章

……都成为通往外面世界的门。无以计数的字挂在头顶,铺满墙壁,有时想找出一句藏在墙角杵见的话如同大海捞针。叔叔家的弟弟最调皮,他说一句话,我们找很久也找不到,看大家都泄气了,他突然大笑起来,我骗你们呢!这句话根本没有。说完转身就跑,我们在后面气急败坏地追。

大大小小的红灯陆续挂起来,街头、树梢、小区、家家户户门上或者窗前,俯仰皆是一个颜色。这几天,妻子也在忙着包过年吃的饺子。牛肉萝卜、猪肉酸菜、韭菜鸡蛋,一样一样地包,一圈一圈地摆,摆到盖帘上,拿到凉台冻,遇上特别冷的天,冻好的饺子“嘎嘎”响。

此刻,尽管还是冰封雪卧,而春天却在真实地发生。我们离太阳越来越远,离苏醒越来越远。在看不见的地方,无数生命在酝酿,在等待,在憧憬。古老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依旧用千百年不变的仪式迎接春天,迎接大地的春天,也迎接心中的春天。



雪花终于明白

什么叫雪花一现

天上落下来的时候飞扬跋扈

肆无忌惮

并不在乎现在是春天

只要它想去哪里

落到哪里就是它的地盘

在树上像百花盛开尽情表演

显得十分耀眼

来到地上的雪

也非常傲慢

趾高气扬仰望着蓝天

好像战胜了这个世界

掌握着生命的主动权

那知太阳升起

春风扑面

开始剥夺雪花的生存空间

前几秒钟还乐得像花灿烂

瞬间开始融化

从树上建筑物上慢慢滑落

缓缓消失

失去了光彩照人的容颜

在阳光下春风里

离人们视线越来越远

直到看不见

诗酒吟

张文臣

诗酒人生忆往年,吟诗煮酒趣悠然。
花前饮酒填诗阙,月下题诗做酒仙。
对酒当歌诗咏志,看诗品茗酒思贤。
红尘挚爱诗和酒,斗酒千杯诗百篇。

征稿启事

如果您有精彩的老年故事,可以提供线索或拍成视频;如果您有丰富的出游体验,或是您有满意的书画作品、诗词也可以投稿;本报设立《贺寿》栏目,家中老人寿辰,可以刊发照片及祝福文字,留作纪念哟!

如果您希望自己的身影、作品在生活报或者龙头新闻作品频道展示,那就快快参与吧!投稿邮箱:shbxyy@163.com(注:本版《书画斋》栏目只接收电子版或复印件,投稿人请留下联系电话、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大行号)

米做的豆包相比,有一种独特的味道。经过零下二三十度严寒的冷冻,粘豆包硬得像块石头,开始时咬一口,只能留下一道白牙印,牙缝里都在冒凉气,但啃着啃着,味道会越来越浓。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还口有余香。只是年龄大了,胃也变得娇贵了,即使有冻豆包摆在那里,也不敢问津了。啃冻豆包的经历,只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当年在乡下时,经常吃到的冰冻食品还有冻柿子、冻胡萝卜、冻馒头、冻饺子等等,每一样都有独特的味道。

当代人谈到寒冷,总有一种畏惧感。其实,寒冷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既能增加人们生活的情趣,也能锻炼坚强的意志。

感谢冰冻美食!也感谢严寒!

难忘乡间的冰冻美食

陈杰

打记事起,就喜欢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吃冰冻食品。不但是我,家乡牧场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这一爱好,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习俗。

在北大荒漫长的冬天里,屋外仿佛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聪明的乡亲们有效地利用了大自然的馈赠,因地制宜,把食品用冰冻的方式储藏起来,既起到了保鲜的作用,也增加了食品特殊的味道。

最普通的冰冻美食,应该算是冻梨了。每当冬天来临,牧场的小卖店装满冻梨的花筐都会堆得像小山一样,买冻梨的乡亲常常挤成一团。条件好的家庭会筐地往家搬,生活困难的家庭也会买个十斤八斤的。

乡亲们把冻梨买到家后,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一样,大人孩子都满脸喜气。当然,在那个困难的年代,绝大多数的家庭平常日子里是舍不得吃冻梨的,要好好地放在仓库里冷冻保存,等到了春节那几天,才拿出来,大人孩子尽情地吃个够。特别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会摆上冻梨。我感觉这盆冻梨,是那时春节最亮丽的风景。

吃冻梨先要用凉水“缓”,方法很简单,把冻梨放在盆子里,舀一瓢凉水倒进去,不一会儿,冻梨的表面就会缓出一层晶莹的冰,敲掉冰壳,坚硬如铁的冻梨已经变软了,咬一口沁凉绵软,浑身爽快。

也有很多半大小子,感觉吃缓好的冻梨不够劲,干脆直接啃冻得梆梆硬的冻梨。虽然很费力,常常把嘴唇冰得发木,但是很过瘾。

记忆中,最好吃的冻梨,是那



生活报记者 陈哲 摄

种个头大皮儿薄的,一个有三四两,甚至半斤多,又甜又细腻,口感极好。只是那时孩子多的家庭居多,买个个头大的冻梨不够分,因此多数人家都喜欢买一种花盖梨,甜中含酸,缓好后,咬一口满口生津。

如今,乡下过年吃冻梨的习俗已经不那么盛行了,原因当然是现在生活好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应有尽有,冻梨已经难登大雅之堂了。现在是城里的饭桌上时常会在酒后,为客人上一盘切成块的冻梨,放几只牙签扎着吃,一来解酒,二来也是为了了一种念想,很受欢迎。只是我感觉这样的吃法太过斯文,缺少北方人的粗犷和豪放。

我当年最喜欢的冰冻食品还有粘豆包。粘豆包是用现在已经很难见到的一种叫糜子的农作物制作的,酸甜可口,与今天用粘玉



我省233名优秀学子荣获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每人奖励6000元

02

冰雪旅游火出国“洋面孔”越来越多

“国际滨”好City

03



换购热情高涨“谷子经济”走俏

龙江节前消费市场热力十足

04

哈尔滨天气预报

26日	夜	晴	多云	-7℃	东北风2-3级
27日	夜	阴有小雪	阴有小雪	-16℃	偏东风2-3级
28日	夜	多云有阵雪	多云有阵雪	-7℃	东北风3-4级
				-14℃	东北风3-4级
				-10℃	偏北风2-3级
				-15℃	偏西风2-3级



更亲 更近 更懂你



龙头新闻客户端

报料热线

4种/报料方式/

本报官微

本报官博

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



生活报官方微信